悠悠我心

永远的大树

□于冠深

我们村有一棵很高很大的白杨树。尽管我走过的地方不是太多，然则天南地北的一些去处也去过了，还真没在别处见到过可与之相比的另一棵白杨树或别的什么树。有的树可与之比高而不能比粗，例如山西晋祠公园里人多惊叹的据说是陈毅同志栽植的白杨树；有的可与之比粗而不能比高，例如山东莒县浮来山那棵有七九搂粗的银杏树。这棵白杨树是我们村的标志，也是乡亲们的骄傲：没有好风水，哪能发树王！

乡亲们引为骄傲的这棵树王，矗立在我们村东边不远处我家一块耕地的邻地里。树身三四搂粗，树冠如垂天之云，气宇轩昂，风范卓异，俨然一位伟人或一尊巨佛，上接苍穹，远眺四方，俯视大地，护佑村庄，有着令人震撼摄人心魄的神秘力量。唐朝诗人孟浩然有句："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"不晓得诗人所谓"天低树"之树具体何指。但我认为，必是像我们村这棵树王一样的大树，才配称为"天低树"之树。孟子有谓："五百年必有王者兴"。他是就人间的圣王而言。五百年是否必有树王兴呢？至少就我家乡那一方地面而言，实在难说得很。

作为胼手胝足的一介农民，我父亲有时候会说出别人不曾说过的话。关于这棵大树，不知道他对乡亲们的"风水"说是否认同。我知道在他看来，就像不是所有的人你尽着他念书就一定能考中状元一样，不是所有的白杨树你尽着它长就一定能长成树王。树王有着所以能长成树王的特殊原因。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："大树注贵"。所谓"大树注贵"，意为一棵非同一般的大树的矗立，预示着、表征着乃至于注定了必然会有的某种祥瑞和富贵。问题在于，"大树"怎么就能够"注贵"呢？多少年来，我没想起就这个问题向父亲讨教。及至后来想起，父亲早去世了。

按照我的揣度，对于"大树注贵"一说，可以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解释。唯心主义的解释无须涉及。至于唯物主义的解释，是不是就在于大树有其人文价值。众所周知，所有树木都有着或大或小经济的与生态的价值。至于人文价值，一般的树木阙如。大树不然。大树除具有远超过一般树木的经济的与生态的价值以外，由于它是从历史的远处走来，有着人所无法企及的阅历，尤其是它的非同一般的伟岸、大气、从容、放逸，等等，使所有面对它的人们，油然而生敬仰、敬佩、敬服、敬畏的情愫，隐于胸际之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小、卑、俗、陋，都会受到无形的挤压乃至于被驱逐。它是无字的大书。它是不言的榜样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：非凡的"树格"有如高迈的人格，能对人行不教之教。

真是万分万分令人痛惜：这棵树王在1958年被伐掉了。但它依然在我心间矗立，永远矗立。而且随着老迈的到来，我越来越多地想起它来。想起当年我考初中未被录取，于看榜后从县城回来，垂头丧气，羞于进村，就背倚大树坐在地上。微风起处，满树阔大的树叶，发出"刷拉、刷拉"的声响，好像对我劝慰："没啥，没啥……"不就是没考上吗？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何况我还有机会。抬手抹了把脸，抹去了心头的自卑。两年后我又报考幸被录取，从县城看榜回来，未免沾沾自喜。我去玉米地里折了根"甜棒"坐在大树下咀嚼，满树阔叶又发出"刷拉、刷拉"的声响，也是像对我说："没啥，没啥……"不就是考上了吗？莫说还晚了两年。想到自己的愚钝，下定了加倍努力学习的决心。大树是我的依恋，好像它也有"场"似的，如同磁有磁场电有电场。那天我更忽然想到，假如大树仍在并且我有能力，我就在它的身边建一所小学或幼儿园。相信在它身边成长的孩子，能够更好地"天天向上"。

我之所以越来越多地想起这棵大树，还因为越来越多地想起我的母亲，想起母亲对我的疼爱，想到伟大的母爱。我母亲名曰周树青。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，恰如郁郁葱葱的大树。有一首名曰《好大一棵树》的歌儿唱道："好大一棵树，绿色的祝福"，"洒给大地多少绿荫，那是爱的音符。"母亲于我，正是如此。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过早地去世后，我母亲也去世了，令人生"子欲养而亲不待"之叹。忘记是什么场合了，我说过这样的话：人死如灯灭。但母爱之灯却永远亮着。母爱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。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母爱之光始终照耀着我，使我沉浸于无量的温馨和幸福中。这里我想再说一句：母爱之所以伟大，一者，母爱无私；二者，母爱的受惠者永远代表着人类的未来。我的母亲是我心中的大树。伟大的母爱则应该是所有人心中的大树。

我的确是越来越多地想起我家乡的那棵大树。每想起那棵大树就想起我的母亲，想起伟大的母爱，时或泫然流涕。我的确是越来越多地想起我的母亲，想起伟大的母爱。每想起我的母亲，想起伟大的母爱，就想起我家乡的那棵大树，时或流涕泫然。

旁观者说

演讲与杀人

□戴永夏

演讲与杀人本是两个反差很大的概念。但有时二者又互为因果，密切相关，难分伯仲妍媸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：有位县太爷特别喜欢演讲。尽管他胸无点墨、语无伦次，可是一不演讲就浑身难受。一天，县吏捉到一个小偷，其罪当死，小偷苦苦哀求饶命。县太爷想了想，说道：饶你一命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。如果你能听完我一次演讲，那就放你出去。否则，罪不容赦。小偷一听高兴得几乎蹦起来，莫说听一次，就是十次、二十次又何妨？于是，县太爷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演讲。小偷开始还耐心在听，可听着听着就受不了了。只见他两手捂着耳朵，痛苦地在地上边打滚边高声求饶：老爷，别再讲了，我宁肯死也不愿听你演讲！

这笑话尽管荒诞，但道理讲得明白。听那些无聊的演讲，的确是一种灾难。在小偷看来，这比死还难受。所以，一个有责任感的演说家，是从不肯随口乱讲的。

著名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，是位满腹学问、擅长演讲的学者。他认为演讲者的讲话应能启愚开智，对人有益有用。所以他很讨厌那种不负责任的即席演讲。

有一次，林语堂应邀参观一所大学，参观后与大家共进午餐时，该校校长恳请他对同学们即席演讲。林语堂再三推辞不过，于是走上讲台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古罗马时代，暴虐的帝王喜欢把人丢进斗兽场，看着猛兽把人吃掉。这一天，皇帝又把一个人丢进了兽栏里。此人虽然矮小，却勇气十足，当老虎向他走来时，只见他镇定地对着老虎耳语了几句，老虎便默默地走开了。皇帝很惊讶，又放了一头狮子进去，此人依旧对着狮子的耳边说话，狮子同样悄悄地离开了。这时皇帝再也忍不住好奇，便把此人放出来，问他：你到底对老虎、狮子说了什么话，为什么它们都不吃你？此人回答说：很简单呀，我只是告诉它们，吃我可以，但是吃过以后，必须作一场演讲……

在一场哄堂大笑中，林语堂结束了自己的演讲。他留给人们的，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：那些违心而无意义的演讲，比吃人还可怕。狮子、老虎宁可放弃吃人，也不愿作这样的演讲。

与林语堂谨慎地对待演讲相反，当今一些政府官员，特别喜欢到处演讲。他们常把演讲当作卖弄自己的幌子、标榜自己的工具，会里会外、台上台下，一有机会就要大讲一通。这些演讲，常是废话、套话连篇累牍，大话、空话气贯长虹，真话、实话少得可怜。听这样的演讲，除了浪费时间，就是折磨神经。说得苛刻一些，如同慢性杀人。这样说，绝不是笔者胆大包天，给领导妄加罪名，因为鲁迅大师对此早有定论。他在《门外文谈》中就说过："美国人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；但我想：时间就是性命。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。"鲁迅先生把时间看作是比金钱还要宝贵的生命，这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同。如果我们把全国人民浪费在假大空的演讲上的时间作个统计，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。据此，我们说一些官员的演讲是谋财害命、慢性杀人，不也合情合理吗？

读史新说

春光无限

□刘俏到

梁朝沈约写道："旅游媚年春，年春媚游人"，据说这是中文史上最早出现的旅游二字。春光无限好，正与踏春旅游之类的户外活动紧密相连。但要实施起来，其实是件既讲品位又讲银子的事情。明朝张岱的要求是，"备小船、坐毡、茶点、盏箸、香炉、薪米之属；每人携一簋、一壶、二小菜；过六人则分坐二舟，有大量则自携多酿"。腔调十足，远远超过如今的自驾游，不是封建地主阶层根本消费不起。

抛开费用不谈，活动内容也是很有讲究的。比如明代文官李日华的春游日记中，记载他接受程姓徽商邀游："呼广陵摘阮伎二人，丝肉竞发，颇有凉州网调；酒酣月出，登烟雨楼清啸。二伎……殊柔曼搅人也。""摘阮"即弹琵琶，尽管这位仁兄带的估计是两位卖艺不卖身的艺伎，暂且相信他除了春游K歌以外可能没有更多的特殊户外活动，可"丝肉竞发"加上官商勾连，还是难免令人联想起广西的韩峰日记。虽说春色绵绵无绝期，但多数群众认为还是禁而绝之的好，再不济也不要写出来啊。

说到春色绵绵，就想起古龙的习惯性描述："她斜斜地在软榻上坐下去，春色已上眉梢，对着小鱼儿柔声道——你还不过来，难道还要等我教你？"内行人都知道她要他过来做什么。"春色已上眉梢"，形容得真好：夏季宛似衣着暴露的美女，虽然性感诱惑，但可远望而难以亲近；独有春色，更加契合于多数人的闷骚心理和平民气质，有利于瓦解防线，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。

而当春季遇到春色，那就更容易一发而不可收。清代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："春之为令，即天地交欢之候，阴阳肆乐之时也"，"人当此际，满体皆春"，相当于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一件正确的事。《周礼》说："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"连远古的法律都知道，春光无限正是男女约会的好日子，能够从事的特殊活动当然不只踏春旅游这纯粹的一种。

当然，无论李日华还是韩峰，都还有必要深刻理解李渔的告诫："三春行乐之时，不得纵欲过度"，"欲留枕席之余欢，当使游观之尽致"。总的意思就是不能贪欲，熬不住了哪怕多去踏青旅游消耗些精力也好。不嫌啰嗦的话，我还可以补充强调一句：如果春游之际顺便来一场"车震震"之类的户外活动，恐怕也是不符合李渔的人生观和闲情观的。

相比之下，还是孔子喜欢的春游比较健康向上，"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"，这才是我们应当提倡的春季户外活动。可是说到孔子，就不能不想起《史记》记载孔子的前生后世，"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"，传说中因某种私密的活动被移至户外而生的孔子，与成年成名后喜欢户外活动的孔子，居然是这么巧合？

■编辑：孔昕

■邮箱：kongxin3057@163.com